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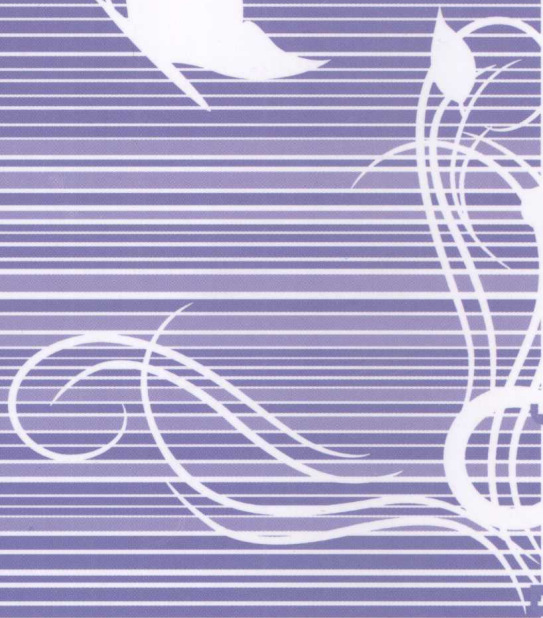
闽教书香文库·年度教师丛书

文库主编：顾明远 副主编：黄旭 丛书主编：张文质 刘良华

buqueqie  
dejiyi

# 不确切的记忆

沈旻 著



b  
u  
q  
u  
e  
q  
i  
e  
d  
e  
j  
i  
y  
i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buqueqie  
dejiyi

# 不确切的记忆

沈旻 著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不确切的记忆/沈旒著. —福州: 福建教育出版社,  
2007. 12

(闽教书香文库·年度教师丛书)

ISBN 978-7-5334-4896-7

I. 不… II. 沈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2576 号

**闽教书香文库·年度教师丛书**

文库主编: 顾明远 副主编: 黄 旭

丛书主编: 张文质 刘良华

**不确切的记忆**

沈 旒 著

---

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: 350001)

电话: 0591—83726971 83733693

传真: 83726980 网址: [www.fep.com.cn](http://www.fep.com.cn))

福建二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(三明市新市中路 70 号 邮编: 365001)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14 印张 208 千字 2 插页

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 100

ISBN 978-7-5334-4896-7 定价: 28.00 元

---

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 
请向出版科 (电话: 0591—83726019) 调换。



# 目录

## ••• 我 ••• 经 ••• 过 ••• 这 里

- ◎无轨的历程 / 3
- ◎我的老师是学生 / 4
- ◎伟——无力的牵挂 / 6
- ◎海——不可放弃的希望 / 10
- ◎丹——被改变的轨迹 / 13
- ◎回望只余美丽 / 16
- ◎女儿的画 / 18
- ◎操场拾遗 / 19
- ◎一直走下去 / 21
- ◎我庆幸,我不是你 / 24
- ◎171 支铅笔的下落 / 26
- ◎听到有人说“不” / 27
- ◎评课 / 29
- ◎关于“在场”的断想 / 31
- ◎我是什么老师 / 33
- ◎从学生学习回望教师培训 / 34
- ◎心情起点 / 40
- ◎拒绝合唱 / 42
- ◎心存期待 / 44
- ◎谁培养谁 / 45

••  
••  
••  
••  
••  
沉默的见证

- ◎见证 / 51
- ◎经过学校 / 55
- ◎操场、投影及其他 / 58
- ◎放弃现在与寻找未来 / 62
- ◎女儿的毕业照 / 63
- ◎漩涡 / 64
- ◎一览无余 / 65
- ◎别急,慢慢来 / 67
- ◎站在讲台上的不是你 / 69
- ◎春来 / 72
- ◎流行感动 / 74
- ◎玩,不好吗 / 76
- ◎领导与指导 / 77
- ◎教材与教师 / 79
- ◎春晚 目标 简单 / 80
- ◎吃苦教育 / 82
- ◎这个夏天 / 85

••  
••  
••  
••  
••  
没有翅膀

- ◎负疚 / 93
- ◎没有翅膀 / 95
- ◎这不说明什么 / 98
- ◎只能描述 / 101
- ◎我能做什么,我的限度在哪里 / 103
- ◎追问“平等” / 105
- ◎活在当下 / 108
- ◎黑皮包的故事 / 109
- ◎含混的快乐 / 111

••• 触到生命的经脉

◎在放弃与坚持之间 / 114

◎理性的自私 / 116

◎时空两度 / 118

◎处在边缘 / 119

◎正道在左 / 121

◎出走的教师 / 124

◎无力说出 / 130

◎只有面对 / 135

◎生命的张力 / 137

◎仍然柔软 / 139

◎在矛盾中徘徊 / 140

◎无调式的阅读 / 143

◎从能够改变的做起 / 144

◎自断其尾 / 146

◎有一种基本承诺 / 148

◎静听投诸生命的文字 / 150

◎非这样不可吗 / 151

◎我在读 / 152

◎喋喋不休中的思考 / 155

◎无言的照面 / 15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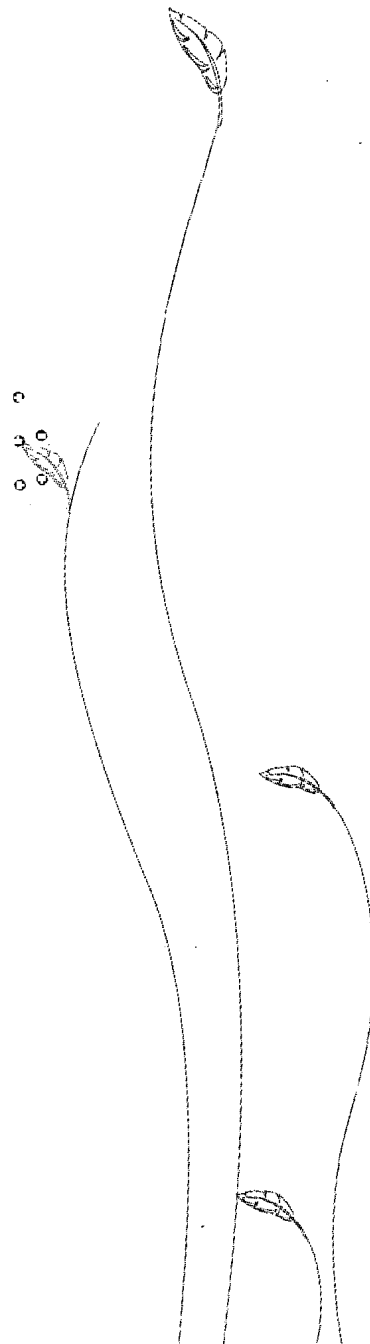
◎终止判断 / 159

◎以“爱”的名义 / 162

◎为何而来 / 169

◎舒展在晨曦中 / 171

◎纸字的眷恋 / 17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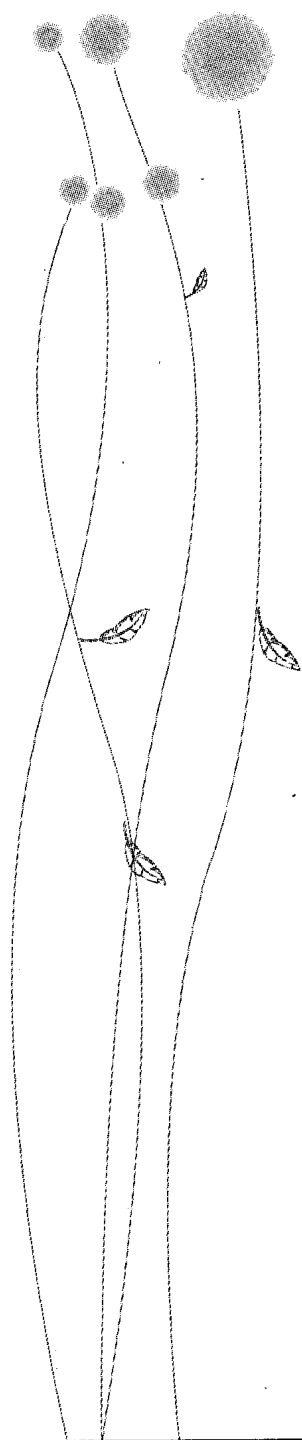
不  
确  
切  
的  
记  
忆

- ◎另一种“优质”生活 / 174
- ◎夜车 冷雨 / 175
- ◎把日子钉在纸上 / 177
- ◎微不足道 / 179
- ◎放假 / 180
- ◎地菜记忆 / 182
- ◎改变 / 183
- ◎再见必是新人 / 185
- ◎溯洄 / 187
- ◎菊花绿时眠 / 191
- ◎我看到了天空的微笑 / 193

碎  
语  
断  
章

- ◎这七日 / 197
- ◎为七日绾个松松的结 / 197
- ◎尽力绽放的美 / 198
- ◎我什么也不是 / 199
- ◎面对分数 / 200
- ◎公车上的思绪 / 201
- ◎战栗的心 / 202
- ◎晨曦中的风语 / 202
- ◎雨中 / 203
- ◎共同的平淡 / 204
- ◎一日碎片 / 205
- ◎清晨的杂思 / 208
- ◎几句疯话 / 209
- ◎一笑而过 / 210
- ◎寻找意义 / 212
- ◎写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/ 213
- ◎划过天际 / 214
- ◎只是经过 / 216

第一章  
我经过这里



1. 1. 1.

2. 2. 2.

3. 3. 3.

4. 4. 4.

5. 5. 5.

“逝去的感觉，无论痛苦还是欢乐，无论它们一度如何使我们激动安宁，隔开久远的时间再看，都是美丽的。”

## 无轨的历程

我只是普通教师，如果您问：你的求学经历是怎样的？你是怎么当上教师的？期盼着我能像别的老师一样回答得很完整、流畅，恐怕对我，有些困难。也曾读过老师们介绍自己教学生涯的文字，写得真好，羡慕之余是羞愧。

追忆我求学的过程，只余下些片断，有时循着不确切的记忆，沿着教育这条线索，也能回忆起关于学校、课堂，老师、学生、朋友和同事的零星的经历。

因为生活的不稳定，从小学到高中到大学，辗转在近十所学校间。记得每次初入新校，总在夏季，校长们审度的目光会把人逼出一身的汗，但想起小学的几位班主任，他们用洁净温润的手牵着我，进入一个个完全陌生的班级，总有同学会在第一时间，悄悄地不经意地和怯怯的我说起话来，心里顿觉清爽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我应该算是一个自闭的孩子。因为当一切向外的熟悉的线索都被不断变化的生活切断后，就只能躲在角落里，向内寻求保持自身完整的力量，不断向内退缩、退缩，最终形成了一个坚固的茧壳，整天沉溺于书本及自己的想象中，在那里海阔天空，在那里得到安慰。这样的情结给后来的人生规划造成了很大的困难，等到高考填报志愿，我并不知道本科与专科的区别，还有不同的专业可以选择，只知道自己考得不太好。如果要问为什么选择师范，根据现在的推断，可能与少年时强烈的独立意识有关。师范专业起分线不高，录取有保障；读师范有补助，包分配，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。在志愿表上填入师范，我想也一定与小学转学时班主任温润的牵手有着某种关系。

没有什么宏大的愿景和内心的热爱，说起来让您失望，考入师范可能

真的是一种无观念作用的偶人。

我知道没有坦途，世事无常，个人的发展不可能尽如规划与预设，成长的道路被四季的流转遮掩着，很难清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脉络，发现生活更多的是种种偶然聚合成的必然，种种期许汇集成的坚持。从迷茫的过去一路走来，无法洞明未来，却不妨碍珍惜现在，坚守着对职业和自我的一份执著，知道困难，也知道工作，以自己愚钝的笔，忠实而认真地记下生命中的点滴。

## 我的老师是学生

读师范的几年，有事没事都喜欢泡在图书馆。那里有一个靠窗的位子，几乎就是我的专座，读得最多的是文学和哲学类的书籍。尽管也有教育教学方面的课，但基本是理论性的空对空，无趣得很，背完考完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师范毕业后在初中教语文，对自己的第一节课没什么印象，后来偶然翻看人事档案，找到十几年前留下的几张发黄的纸片，记录着第一节入校考核课上我的表现：“教态自然、普通话标准、板书清晰、对文章有自己的理解，但在教材的处理和与学生的交流方面有待加强。”评价结果是良，这些是后来才知道的，当初，并没有将意见反馈给我。作为一个老师，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能力上都没有准备好，就这样懵懂走上了讲台，当时并没有误人子弟的担心，现在想来有些后怕。

如果要问谁教会了我教书，我的老师可能正是我的学生。

我带的第一个班是初二年级三班，因为与学生在外形上没有什么区别，而且没有杀气，所以，在教书的前几年，学校一直没有安排我当班主任，只带语文课，我凭着自己那一点点文学功底，自信地在语文课上胡侃。可能是运气比较好，那个班的学生并不像现在的学生有那么多问题，除了每学期期末排名外，教学的压力也不大。那时好像也没有那么多教学研讨活动，除了一本教科书，一本教参外，一切靠自悟。没有理论与经验

的支撑，教学只能跟着自己的感觉走。

由于年龄与学生接近，在课上，学生并没有觉得需要对这样一个小老师肃然起敬，用现在的理论术语来说我们基本处于平等的交流状态。他们会常常提醒我：“这样讲不是更简单，搞得那么复杂？”课下他们会告诉我怎么对付上课爱讲话的家伙，班上几个常帮老师印卷子的男子汉还教会我刻钢板，推油印机，我常常是不耻下问，他们往往也乐为人师。

有段时间很得意地发现，拿来一篇课文，我竟然能迅速地发现考点在哪里，学生在考试中也比较争气，感觉不用花太大的气力，就能对付考试。有时会想，可能自己生来就是当教师的命吧。

那时单身，住在学校，又比较清闲，于是在班上提议，搞一个文学社，办一份小报，于是我那间仅有七平方的小屋热闹了起来。有时我们聚在一起读书，有时忙着刻、印，有时商量着“发行”（在学校内，每份卖一毛钱）。印的方式还是“挺进报”的搞法，内容一部分是摘抄，一部分是学生和我的习作，小报一共出了二十多期，直到他们初三临考才不了了之。

第一次外出比赛上课讲的是《苏州园林》，并不像现在，全校都会帮你打造一节课，那时好像大家都不在意，在班上试讲过一次，小东西们有的说要是图片就好了，有的说第二段我们都没弄清楚，没有上次讲《卖炭翁》过瘾，他们常以是不是好玩来评判我的课。

连上课的行头，都是临出发前，几个要好的女生在寝室里帮我搞定的。那次的课，如他们所愿，上得比较好玩，他们的眼光不错，得了市里的一等奖。回到学校，他们比我还开心，定要我拿出奖金来请客，晚自习时在七平米的小屋里闹得厉害，扰了隔壁教师，告到校长那里。我被警告，让我注意，老师要有个老师样。也找学生个别谈话，可能是问了文学社的事和那晚的事。从此，小屋静了下来。

这一段的教学经历并没有更多的关于教育教学的思考，很多的教学行为处在无意识的自发状态，教学智慧来自直接的、原初的教学体验，和当下的有思想的优秀教师相比，真是相形见绌，但这种亦师亦友的身份，有着实实在在的快乐，正是这一段教学经历让我确信自己喜欢这个职业。

## 伟——无力的牵挂

“有一种基本承诺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在这儿，你可以相信我。”

——马克斯·范梅南

2002年，在孩子们初中毕业的聚会上，还见过伟。我注意到，他穿了件条纹衬衫，收拾得清爽伶俐，全然不像小学时的邋遢，虽然个子不高，却已经是挺帅气的小伙子。我以为他不会来，在我的印象中他对这个班意见最大，看来我错了。他和同学们一起吃饭，相互寒暄时，我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友善，他能来，是我的欣慰，我觉得孩子们长大了，能互相体谅了。那天的聚会，尽管和他交谈不多，但我不得不承认，我最关注的是伟，因为他的变化最大。他在老同学面前，很要面子，当我问他近况时，他说因为以前没好好学，准备复读初三，再参加中考，情况可能会好些。语气是那样肯定而自信。我说：那也是不错的选择，能复读吗？伟扬了扬头，说妈妈找了在教育局的熟人，能行。看得出他对复读充满期待。

在那以后的聚会里，就再也没见过他，我曾谨慎地向班上的其他同学打听他的情况，不好正面谈及，因为他毕竟是这班孩子心里的一个隐痛。

最先得到的消息是伟在初三交了女朋友，几个孩子在谈及这事时有些不屑，一个小时候特别调皮的男孩子用了“连伟都交女朋友了”的表述。接着是听说他母亲到处告学校，告老师，说他们欺负伟。对此，我并不奇怪，他母亲一直是这样，她的被虐神经质表现，我领教过，当时是无奈而气愤，现在作为旁人，就只余下同情，又为伟掀起心来。看来有些事是没法改变的。

在小学的时候，伟是出了名的让人头疼的孩子，在接这个班之前，关于这个班我听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伟，其他老师善意地提示我，这孩子最脏、最差，好像有多动症，别惹他，他妈妈有点神经质的，是没事找事的那种。

班上有连留三级的海，再加上这个令人头痛的伟，再加上我这个刚从

中学下来，从没带过小学生的老师，对接下来几年与他们的相处，心里充满了恐惧。“你能管住一班初中的学生，难道还搞不定这班小家伙？”我给自己鼓劲，尽管充满挑战，我也只能接受。

记得二年级的时候，有一次上语文课，教室里一股屎臭味，孩子们一边用手在鼻前扇着风，暗地寻找着气味的来源。孩子们的注意力没法集中，但并不敢离开座位，我是课堂上唯一能四处走动的人，很快，我就知道是伟，因为他从来没在教室里安静地坐下来过，要么跪在凳子上，要么茫然地在教室里穿行，大家都习惯了，除非他闹得特别厉害，我一般不干涉他。但这会儿他安静地坐着，不时地扭动，不安而狡黠地四处张望，我就知道是他。不要怪我偏见，其他老师当初说得没错，这班最脏的可能就是他，衣服从来分不清本色，地上的什么都能捡起来放到嘴里，两只小手长年黑乎乎的，黄鼻涕经常吊在唇边。带他洗手，给他擦鼻涕成了我进教室之后必做的事。当时，我只能停下来，让孩子们做作业，为了不引起注意，过了一会儿，我才走到他跟前，把他牵出了教室，用毛巾给他围上，把裤子洗好，晾在篮球架上，让他坐在我办公室里。我并没有责怪他，只是有些为他担心，难道真像其他老师说的那样，他是有问题的？如果真的有神经上的问题或是真有多动症，是不是应该提醒他母亲带他去检查一下？

可我一直没提起这事，首先是因为他的母亲。她可能是最常光顾教室的家长，早自习上了，她还在教室里给伟的嘴里塞包子、粉条之类。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她常到班上来叉腰大骂其他的孩子，说他们欺负了伟等等。班上确实有几个调皮的小家伙有这种倾向，但我不能容忍伟妈妈的做法。终于有一次，我告诉她如果孩子们有什么不对，告诉我，我来处理时，她愤怒地指着我的鼻子骂起来，就是你们这些老师包庇，这帮小崽子才敢欺负伟。我知道我性格的弱点，除了哭，不能做什么，我对自己说，对得起伟就行，至于伟的妈妈，我敬而远之。

心里对她和孩子更多的是同情。因为是厂矿子弟学校，学生不仅一块读书，而且住在一处，有些孩子的家长，也谈到伟妈妈的可怜与可恶。她的经历最确切的一次，是我去家访时她自己的叙说，她拿出年轻时的照

片，让我看她的长辫子，说自己也曾是厂里出名的美人，嫁给了厂里一个不错的技术员，生了伟，可命运不测，孩子表现出与其他孩子不同的地方（她不愿意描述孩子小时候的异常），她执意不肯去检查，认为孩子没问题，可伟爸爸不能接受；或是有其他的原因，在伟五岁时，就跑到南方去了，音信全无，最近突然写信回来要和她离婚，她恨啊，她以前也不是这样窝囊，她也是要强的呀，现在她不凶，就会有人欺负她，当初，她厉害一点，伟爸爸怎么敢离开，她说伟像他父亲一样聪明，应该是这班孩子中最出色的，她不承认孩子学习上的困难，认为一定会有出息等等，她絮叨了两个小时，越说越气愤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望着眼前的女人，我的心里只有同情和无奈，没办法和她再谈孩子的事。但从此更能理解她的极端自我防护，总觉得别人在欺负她，常常以进攻的方式来防守。

伟成为班上最让我头疼，但又是最为关注的孩子。我见识过伟妈妈给孩子辅导作业，（因为伟常不记得抄作业，伟妈妈一放学就到教室里来让孩子完成作业再回家。）撕本子，歇斯底里地叫喊，用手掌击打孩子的头。我喝止，她愤怒，大哭：这孩子要是没出息，一辈子太不值了。孩子有时也会用同样歇斯底里的办法反抗，咬母亲的手，用头撞桌子，有时只是面无表情地傻笑。看到这一对母子如此相处，我很害怕。

我知道伟并不傻，有时也是安静、聪明的，因为有一个夏天，我看到他在香樟树下，一个人蹲着半个多小时，我同他一道蹲下时，发现他正在看一群蚂蚁搬家，他指给我看他发现的小蚂蚁的家，告诉我它们行动的路径，告诉我它们吃什么……我陪他看了一个多小时蚂蚁。孩子真的很好，我觉得那会，我的心和他小小的心真的走到了一起，他只是个小孩子。

我在班上表扬了伟善于观察，想鼓励他好好学习，第二天，伟妈妈得意地说我的孩子还用说，他一定是最好的。我再和她谈孩子学习习惯的问题，伟妈妈显然不能接受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误，有一种东西在他们母子间膨胀，极端自卑又极端自傲，重叠在一起，于是有了更多的冲突与撕扯。

因为担心伟妈妈找麻烦，很多孩子不太敢跟伟玩，这样伟就更要缠着他们玩，有时会有意惹事，来引起其他孩子的注意。一天，校长找我谈

话，说我们班出事了。

事情发生在体育课上，几个孩子在一起玩，伟要参加，但又不遵守规则，于是发生了冲突，伟用头去撞凯，凯侧身让了一下，伟撞到了一面墙，体育老师处理了这事，当时伟并没有头破血流，老师和其他孩子也都在场，还带伟去医务室做了检查，体育老师也向我说明了这事的经过。我批评了那帮孩子，问伟还疼吗，伟说没事，孩子们拉了手表示和解。

问题出在第二天，凯的母亲说伟妈妈在她家门口大骂，说要告上法庭，凯妈妈想知道到底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，伟妈妈要一笔不菲的赔偿，凯妈妈也是厉害的，于是两人大闹，最后伟妈妈说学校发生的事，学校也要负连带责任，事情越闹越大了。伟妈妈拿不出医疗证据来，只说孩子喊头疼，头晕，可能有后遗症云云，如果没人管这事，她就去找教育局的同学来处理这事。终于闹到教育局，来人几次询问学生，孩子们吓坏了，这才是我最担心的。由她吧，我想，不过，真的是没有道理的过分。

后来，这事也渐渐平息了，伟妈妈说，这事没完，只要有什么事，还要到学校扯皮，我从她这种极度的自护中感受到的是可怜。伟妈妈对我们班的责骂，让我伤心，而她对我的谩骂，也让我委屈。

小学毕业，伟妈妈以此事件，要求上一所好的中学，未果，听说初三复读，找的也是这个理由。唉，可怜的人；可怜的孩子。

初三毕业聚会时，能看到伟这么自信，和其他孩子没有什么两样，我心里的高兴，没办法说给别人听。

去年孩子们高中毕业的聚会时，伟没有来，我后来知道，他又复读了高三。今年，聚会时，我又提到伟，尽管我知道孩子们不想提，我还是跟他们说，伟是我最担心的，希望大家能关照他。

飞说，不太好关心他，当初伟复读时，飞到他家，说如果有什么学习上的困难，可以找飞。但接下来的事，让飞为难，伟和她母亲，每天都来找飞，有时晚上很晚也会来，飞的母亲为此警告了飞，飞无奈。

接下来，有学生告诉我今年高考前，伟和母亲关系恶劣，伟跳楼了，好在被一楼的竹篙接了一下，受了伤，并无大碍，几个同学去看过伟，当时没有告诉我，怕我担心，后来，伟和母亲搬了家，就再没有消息。我的

心悬起，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

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伟在命运中沉浮，一个小小的人在其中挣扎，一会儿浮出，一会儿又被淹没，我伸出手，企图用自己的力量拉住他，有时感觉快触到他了，有时我又不不得不放手，看着他又落入自己的命运，有什么比这更让人伤心呢？抱歉，我只能抓住力所能及的，却无力与他的命运抗争，知道救不了他，可我还是会伸出手。

这样，我能原谅自己吗？

## 海——不可放弃的希望

从没教过七八岁的小家伙，一进二年级教室，就被一双双小眼睛盯得有些不知所措，曾在心里安慰自己：“十四五岁的学生我都能对付，不信就对付不了你们！”然而，这会儿站在讲台上，几乎在踌躇满志的同时发现了自己力不从心。

有些好心同事提醒，他们说这个班一年级就换了三个班主任，气病了林老师，气走了代课的老师，给我描述了伟的邈邈，景的出格，凯的厉害，龙的懒散……听说还有些其他班不要的学生，趁着这班无主，塞了进来。

开始点名，点到名的同学站起来喊“到”，看着孩子一张张稚气的脸，并没有令人感到可怕的迹象。点完了所有的名字，正准备合上名册，一个孩子突然站起来，说：“老师，你没点他的名。”指了指后排角落里单坐的学生。

那孩子抱着书包，一脸通红的站了起来，我吃了一惊，他的个子比我还高，我看看花名册，并没有漏了谁。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：“他刚来，是从六年级留下来的。”一阵哄笑，这孩子站着几乎把头埋在了胸前紧抱的书包里，我问：“你能告诉老师你叫什么吗？”他不抬头，有个孩子插话说：“他上学期和我哥一个班，他叫海。”

我赶紧让他坐下，他站着太显眼，他如遇大赦般地坐下，趴在桌上，